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
第十五回 拜恩命倫敦任參贊 禮經筵馬氏慶宜男

話說潘學士勸令同周庸祐預備禮物，好來拜謁王爺。周庸祐就猛然想起自己在上海攜帶了兩個絕色的佳人，又隨帶有二十來萬銀子，正好作為進見王爺之禮，因此拜托潘學士尋條門路，引進王爺府去。那時正是寧王當國，權傾中外的時候，王府裡就有一位老夫子，姓江名超，本貫安徽的人氏，由兩榜翰林出身，在王府裡不下數年，十分有權有勢，因他又有些才幹，寧王就把他言聽計從。偏是那王爺為人生性清廉，卻不是貪賄賂弄條子的人，惟是有個江超在那裡，少不免上下其手，故此求見王爺的，都在江翰林那裡人馬。巨耐寧王惟江翰林之言是聽，所以說人情、求差使的，經過江翰林手上，就沒有不准的了。這時潘學士先介紹周庸祐結識江超，那江超與潘學士又是師生情分，加以金錢用事，自然加倍妥當。閒話休說。那一日，江翰林正在寧王面前回覆公事，因這年恰是駐洋公使滿任的時候，就中方討論何人熟得公法，及何人合往何國。江翰林道：「有一位由廣東來的大紳，是從洋務裡出身的，此人很懂得交涉事情，只是他資格上還不合任得公使，實在可惜。」寧王道：「現在朝里正要破格用人，若然是很有才幹的，就派他前往，卻也不妨。但不知他履歷是個什麼底子？」江翰林道：「正為此事，他不過一個新過班的道員，從前又沒有當什麼差使，晚生說他不合資格，就是這個緣故。」寧王道：「既然是道員，又是新過班的，向來又沒有當過差，這卻使不得。只若是他有了才情，還怕哪裡用不著？究竟此人是誰呢？」江超道：「晚生正欲引此人進謁王爺。他是姓周，名喚庸祐，年紀不上四十，正是有用的時候。王爺若不見棄，晚生准可引他進來拜謁。」寧王道：「也好，就由你明天帶他來見見便是。」江超聽了，拜謝而出。

次日，江翰林即來拜會周庸祐，把昨兒寧王願見及怎麼說，一五一十，對周庸祐說來。周庸祐聽得王爺如此賞識，心上早自歡喜，就向江翰林說道：「這都是老哥周全之力，明天就煩老哥一發引小弟進去。但有點難處：因小弟若然獻些禮物，只怕王爺不受，反致生氣。若沒有些敬意，又過意不去，怎麼樣才好？」江超道：「這事都在小弟身上，改日代致禮物，向王爺說項便是。」周庸祐不勝之喜，江超就暫行辭別。

次日，即和周庸祐進謁。原來那寧王雖然掌執全權，有些廉介，究竟是沒基本領的人，只信江超說周庸祐有些能耐，他就信周庸祐有能耐。所以周庸祐進謁時，正自驚懼，防王爺有什麼盤問，心上好不捋上捋落。誰想王爺只循行故事的問了幾句，不過是南方如何風景，做官的要如何忠勤而已。周庸祐自然是對答如流，弄得寧王心中大喜，即訓他道：「你既然到京裡，權住幾天，待有什麼缺放時，自然發放去便是。」周庸祐當堂叩謝，即行辭出，心裡好生安樂。次日，即把從上海帶來的妓女小霞小寶二人，先將小霞留作自己受用，把小寶當作一個選來的閩秀，進侍王爺；又封了十萬銀子，遞了一個門生帖，都交到江超手上。那江超先將那妓女留作自己使用，哪裡有送到王府去。隨把十萬銀子，截留一半，適是時離寧王的壽辰不遠，就把五萬銀子，說是周某獻上的壽禮送進。寧王收下。

自古道：「運至時來，鐵樹花開。」那一年既是駐洋欽差滿任之期，自然要換派駐洋的欽使。這時，就有一位姓鐘喚做照衢，派出使往英國去。那鐘照衢向在北洋當差，又是口班丞相李龍翔的姻婭，故此在京裡絕好手面，竟然派到英國。自從諭旨既下，謝恩請訓之後，即往各當道辭行。先到寧王府叩拜，寧王接進裡面，隨意問道：「這回幾時出京？隨行的有什麼能員？」那鐘照衢本是個走官場的熟手，就是王爺一言一語，也步步留神。在寧王說這幾句話，本屬無心，奈自姓鐘的聽來，很像有意，只道他有了心腹之人，要安插安插的，就答道：「晚生料然五七天內准可出京了，只目下雖有十把個隨員，可借統通是才具平庸的，盡要尋一個有點本領的人，參贊時務，因此特來王爺處請教。」寧王一聽，就不覺想起周庸祐來，即說道：「這會十分湊巧，目下廣東來了一位候補道員，是姓周的，向從洋務裡出身，若要用人時，卻很合式。」鐘照衢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倘那姓周的不棄，晚生就用他作一員頭等參贊，只統求王爺代為轉致。」寧王聽罷，就點頭說一聲：「使得。」

鐘照衢拜辭後，寧王即令江超告知周庸祐。周庸祐聽了，實在歡喜，對著江超跟前，自不免說許多感恩知己的話。過了一二天，就具衣冠來拜鐘照衢。鐘照衢即與他談了一會，都是說向來交涉的成案，好試周庸祐的工夫。誰想周庸祐一些兒不懂得，遇著鐘照衢問時，不過是胡胡混混的對答。鐘照衢看見如此，因付一個參贊地位，凡事都要靠他籌策的，這般不懂事，如何使得？只是在寧王面前應允了，如何好翻悔？惟有後來慢慢地打算而已。因說道：「這會得老哥幫助，實是小弟之幸。待過五七天，就要起程，老哥回去時，就要準備了。」周庸祐答一聲「是」，然後辭回。一面往叩謝寧王及江超，連天又在京裡拜客，早令人打了一封電報，回廣東府裡報喜。又著馮少伍派人送香屏姨太太來京，好同赴任。

這時，東橫街周府又有一番熱鬧，平時沒事，已不知多少人往來奔走，今又因周庸祐做了個欽差的頭等參贊，自然有那些人到來道喜，巴結巴結，鎮日裡都是車馬盈門。因周庸祐過班道員時，加了一個二品頂戴，故馬氏穿的就是二品補褂，登堂受賀。先自著人覆電到京裡，與周庸祐道賀，不在話下。

慢表周庸祐到倫敦赴任。且說馬氏自從丈夫任了參贊，就囑咐下人，自今只要稱他做夫人了，下人哪敢不從？這時馬夫人比從前的氣餒，更加不同了。單惱著周庸祐這會赴任，偏要帶同香屏，並不帶同自己，心上自然不滿意。有時在丫環跟前，也不免流露這個意思出來。滿望要把香屏使他進不得京去，惟心上究有些不敢。原來馬氏最憎侍妾，後來又最畏香屏，因馬氏常常誇口，說是自己進到門裡，周庸祐就發達起來，所以相士說他是銀精。偏後來聽得香屏進門時，也攜有三十來萬銀子，故此在香屏跟前，也不說便宜話，生怕香屏鬧出這宗來歷出來，一來損了周家門風，二來又於自己所說好腳頭的話不甚方便。所以這會香屏進京，只好埋怨周庸祐，卻不敢提及香屏。

那日香屏過府來辭別，單是二房姨太太勸他路途珍重，又勸他照顧周大人的寒熱起居，說無數話，惟馬氏只尋常應酬而已。那香屏見馬氏面色不像，倒猜出九分緣故，就說道：「這會周大人因夫人有了身孕，不便隨去，因此要妾陪行。妾到時嗎，准替夫人妥妥噹噹的料理大人就是了。」馬氏聽了，就強顏說一聲「是」，香屏自口屋子去了。馬氏即喚馮少伍上來囑道：「這會子大人升了官，府上就該慶賀，且親串們具禮到來道賀的，也該備些酒筵回敬。從後天起，唱十來天戲，況且戲台建造時，本不合向的，皆因擇得好日子，倒要唱多些戲，那家門自然越加興旺的了。」馮少伍領諾退出來，一發備辦，先行發帖請齊各親串，說什麼敬具音樽。

果然到了那日，除親串外，所有朋誼及那些趨炎附勢的，男男女女，都擁擠望周府來。除駱念伯和馮少伍打點事務，男的在東廳，就請周少西過來知客，馬氏就親自招呼堂客。這堂客又分兩停，凡各家太太奶奶姑娘小姐們在西廳上，是馬氏招呼；餘外為妾的，卻令二房伍姨太太在廂廳招呼。先分發幾名跟人，伺候男客。丫環使媽梳們都伺候堂客；若打茶打水，便有侍役掌執。到下午五打鐘時候，賓客到齊，略談一會，所有男女客，便都去外衣，然後肅客入席。男的是周少西端了主位，馮、駱兩管家陪候，其次就是官家裴鼎毓、李子儀、李慶年，親誼是馬竹賓，紳家的就是潘飛虎、蘇如結、劉鶚純之類，不一而足。女的是馬氏端了主位，二房伍姨太太陪候，其次就是潘家太太、陳家奶奶、周十二宅大娘子，也不能勝記。

飲了一會，興高采烈，席上不過說些頌揚周府的話，有的說：「今兒做了參贊，下次自會升欽差的，自不難升到尚書的地位了。」又有說：「這時候外交事情重得很，人才又難得很，怕將來周大人還要破格入閣呢。」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把個馬氏喜得笑逐顏開。又好幾時才撤席，都請到後園裡聽戲。男客依然是周少西招待。只是用過膳，馬氏正趕緊抽洋膏子，招待堂客的事，雖然不可怠慢，只抽洋膏是最要緊，因此實費躊躇。欲使二房伍姨太太代勞，又因他只是個侍妾，似乎對著那些太太奶奶們不甚敬意。沒奈何，只得令周十二宅的大娘子招待各家奶奶們，仍令二房招待各家侍妾。

各進座位後，馬氏就在戲台對面的煙炕上，一頭抽洋膏，一頭聽戲。那時唱的是杏花村班，小旦法倌唱那碧桃錦帕一出。馬氏聽得出神，梳篦六姐正和馬氏打洋膏，湊巧丫環巧桃在炕邊伺候著，轉身時，把六姐臂膊一撞，六姐不覺失手，把洋煙管上的煙鬥打掉了，將一個八寶單花精緻人物的煙燈，打個粉碎。馬氏看得，登時柳眉倒豎，向巧桃罵一聲「臭丫頭」，拿起煙管，正要望巧桃的頂門打下來。巧桃急的脆地，夫人前夫人後的討饒，馬氏怒猶未息。二房見了，就上前勸道：「小丫環小小年紀，懂得什麼？也又不是有意的，就饒他罷。」馬氏反向二房罵道：「你仗著有了兒子，瞧我不在眼內，就是一干下人，也不容我管束管束。怪得那些下人，恃著有包庇，把我一言兩語，都落不到耳朵裡！」且說且罵，兩臉上好像黑煞神一般，罵得二房一句話不敢說。不想馬氏這時怒火歸心，登時腹痛起來，頭暈眼花，幾乎倒在地上，左右的急扶他回房子裡。在座的倒覺不好意思，略略勸了幾句，也紛紛托故辭去了。

是時因馬氏起了事，府裡上下人等，都不暇聽戲。馮少伍就令駱子棠管待未去的賓客，即出來著人喚大夫瞧脈去了。好半天，才得一個醫生來，把完左手，又把右手，總說不出什麼病症，但說了幾句沒相干，胡混開了一張方子而去。畢竟是二房姨太乖覺，猛然想起馬氏已有了八九個月的身孕，料然是作動分娩，且二房又頗識大體，急令人喚了穩婆來伺候，府上丫環們打茶打水，也忙得了不得了。果然作動到三更時候，抓的三聲，產下一個兒子來。馬氏聽得是生男，好不歡喜，就把從前氣惱的事，也忘卻了。又聽得是二房著人找穩婆的，也覺得是二房還是好人，自己卻也錯怪，只因他有了兒子，實在礙眼。今幸自己也生了兒子，望將來長成，自己也覺安樂。正自思自想，忽聽鑼鼓喧天，原來台上唱戲，還未完場。馬氏即著人傳語戲班，要唱些吉樣的戲本。因此就換唱個送子、祝壽總總名目。當下賓朋個個知得馬氏產子，都道是大福氣的人，喜事重重，又不免紛紛出來道賀。正是：

人情多似春前柳，世態徒添錦上花。